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叙事

叙趙武靈王立少子何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

人炎焱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主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

娃贏孟姚也孟姚其有寵於王是為惠后二十七年五

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

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

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

正宗卷十八

今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

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

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

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

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

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佞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

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



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
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
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
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
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
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
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
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
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

正宗卷十八

二

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
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
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
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
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效臣在朝國之殘
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
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
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

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
來朝王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入室之禮見
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誦於其弟心憐之於是
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
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
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充自國
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
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充爲司寇公子
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允因圍主父宮公子章
死公子成李充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正宗卷十八

三

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
出不得又不得食採爵獻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
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以成允專政畏誅
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
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
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叙公子無忌救趙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
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

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矢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

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
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
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
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
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
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
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
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泣也公子曰晉鄙唯
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

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
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
此乃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
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
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
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
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存趙

叙毛遂定從列傳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替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

一 正宗卷十八

六

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正宗卷十八

七

文

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遂以爲上客

叙范雎見秦王列傳

范雎上書秦昭王入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賈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

正宗卷十八

八

倫

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

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
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
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馬而死三王
之仁馬而死五伯之賢馬而死烏獲任鄙之力馬而死
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馬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
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
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
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
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

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
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
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
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
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
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
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
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

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
、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
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
南帶涇渭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
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關而勇於公戰
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比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
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一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
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

正宗卷十一

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
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
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
齊尺寸之地無得馬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
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
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
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蹙，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正宗卷十八

十一

叙荆軻刺秦王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

能。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
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
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
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散之險
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
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君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
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
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

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
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
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昏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
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
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
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
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
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燼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
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
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軻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蹕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復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大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

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川之私計，愚以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謂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秦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
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
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
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揜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
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劉太子聞之
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
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
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
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
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項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設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
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
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奉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

但公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恍慨上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執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

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神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

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

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中水。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叙武帝策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自尋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陛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程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以傳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䟽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

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䟽不忘其職因以宣恩入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程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程臣湯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

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

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

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

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

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

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

伯禽以周公立啟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

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 正宗卷十八

十九

澤。

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

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

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鄩褒

厲羣臣平津侯等詔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

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

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闕臣曰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牝駢剛之牲羣公才毛賢不肖差也高

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三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
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
昧死奏請高皇帝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
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
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
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
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
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
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

正宗卷十八

二十澤

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
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
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
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
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
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
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
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
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

臣請立臣闕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
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
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
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
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
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
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

正宗卷十八

二十一

。

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
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
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八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
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
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書從

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

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云右齊王策

及燕王廣陵王
册並已見前辭

命之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

恭謙羣臣守義又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
大中矣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
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
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
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
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射成敗也如淳曰

正宗卷十八

五

邪

得利為乾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失利為沒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

慕之是特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

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平曰奏讞疑事

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者讞決法廷尉挈

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

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

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

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敵人之

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

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詩曰壯觀壯也於是往

往釋湯所言李詩曰湯口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乎然得

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

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

入禁闥爪牙之臣乃文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

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

尊任遷為御史大夫獮廣平元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

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

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

賈出告緡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

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獮廣平曰

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

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

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是加信寫

闕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

為廷史車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音義日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封赭加

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為解

脫死罪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

盡殺也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擊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正宗卷十八

二十四

倫

後曾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

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

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

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

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

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

蘭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索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

為廷史車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音義日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措謝諸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

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

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

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

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

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

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日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竊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首屍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以少文居它婚恰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亞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許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名也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作洛古村善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非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

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
出者其不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
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
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上說拜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詔徵
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詔徵
豪更温舒匿其吏革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貨騎錢他
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

正宗卷十八

二十六

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
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
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
去亦飛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
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
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
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
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
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
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署千石以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
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
匿以文辭避法焉

叙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

正宗卷十八

二十七

淮

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
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
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即應
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
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
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算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
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
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
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
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
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左右蠱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
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
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
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正宗卷十八

二十八

五六且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
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
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
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彌于闐于闐之西則
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馬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
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
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馮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
北可一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

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死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

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取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葦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雞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賤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

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
及六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
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焉
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
三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
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馬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
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
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
使四道並出出驢出舟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二千里
其北方閉氐徠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開於夷也南方閉雋昆明昆明
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
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賈
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續為廢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

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晉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算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

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
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
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公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
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
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
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
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
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

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于岑
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
其大摠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
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扞
彌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
行列為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師報其
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
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博望侯也

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

驚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曰漢書作及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頗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計議

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漢書音義曰發易書

以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

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

正宗卷十八

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

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

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

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

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除廣曰元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

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蒲人衆遣之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
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
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
私懸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輒覆口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輒重不贖如度漢
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

正宗卷十八

三四

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輒輒師曰當空道攻劫漢使

王恢等尤其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
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

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欲以擊
胡胡皆上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

破奴為浞野侯輒輒元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

子天子發兵今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浞野侯輒輒曰

輒輒曰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輒輒曰王門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

媿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
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
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
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
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
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
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窶其
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
出山曰崑崙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

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竒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
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
之廣大傾駭之及其眩者之工而轂抵竒戲歲增變
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
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
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
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
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斛石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膏
着漢使取其膏來於是天子始種首帝蒲陶肥饒地及
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帝極
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
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
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
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子漢書音
錢曰進
孰美語如
成孰者言口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
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正宗卷十八

三十一

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

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
大馮曰道維遠無穀草

出其北有

胡寇出其內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

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

無素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

妄言

馮氏曰

推金馬而去死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

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姓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

三百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況野侯

以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

侯龍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死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

聞之大怒而使使選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

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浞捕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死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死死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

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俞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

也爲外國笑乃案言伐死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

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索他以萬數多齎

糧兵弩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死凡五十餘校尉死

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允蓋以水蕩敗其城邑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

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

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

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死城漢兵到者三萬人死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

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死決其水源移之

正宗卷十八

三十一

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

貴人勇將煎靡死大恐走入中城死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令殺王母寡而

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死貴人

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

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

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援且至至我居內而康居居外與

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

人知穿井而其肉食尚多所為求誅首惡者毋寡毋寡

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
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
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十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
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
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中生故鴻臚壺
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
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
窺知申生軍必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

王宗卷十八

二十九

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
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
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
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拔劔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
人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
爲質馬貳師之伐死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

千餘疋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
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
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
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死王而去歲餘宛貴
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
昆弟曰蟬封爲死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
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
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
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叙竇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躡林
人指倚引繩直之意排根賓客去之者躡林
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括引繩以特彈灌夫亦倚魏其
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其
遊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

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以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求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

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

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

正宗卷十八

四十一一文。

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徙坐上語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

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

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

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

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

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後丞相言灌夫家在頽

川橫其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

相陰事為姦利交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
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却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
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
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黷廣曰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孫廣曰灌嬰臨汝侯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

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眾尊程將軍仲孺獨不為

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

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

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

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

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

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

告言武安陰事魏其執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醜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無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

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

徐廣曰辟音考細反倪音詣

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兵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陵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沒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君趣效轍下

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子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公言嬰無官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

正宗卷十八

四四

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齧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啓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靡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

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

二月每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論棄市渭城其春

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

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正宗卷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